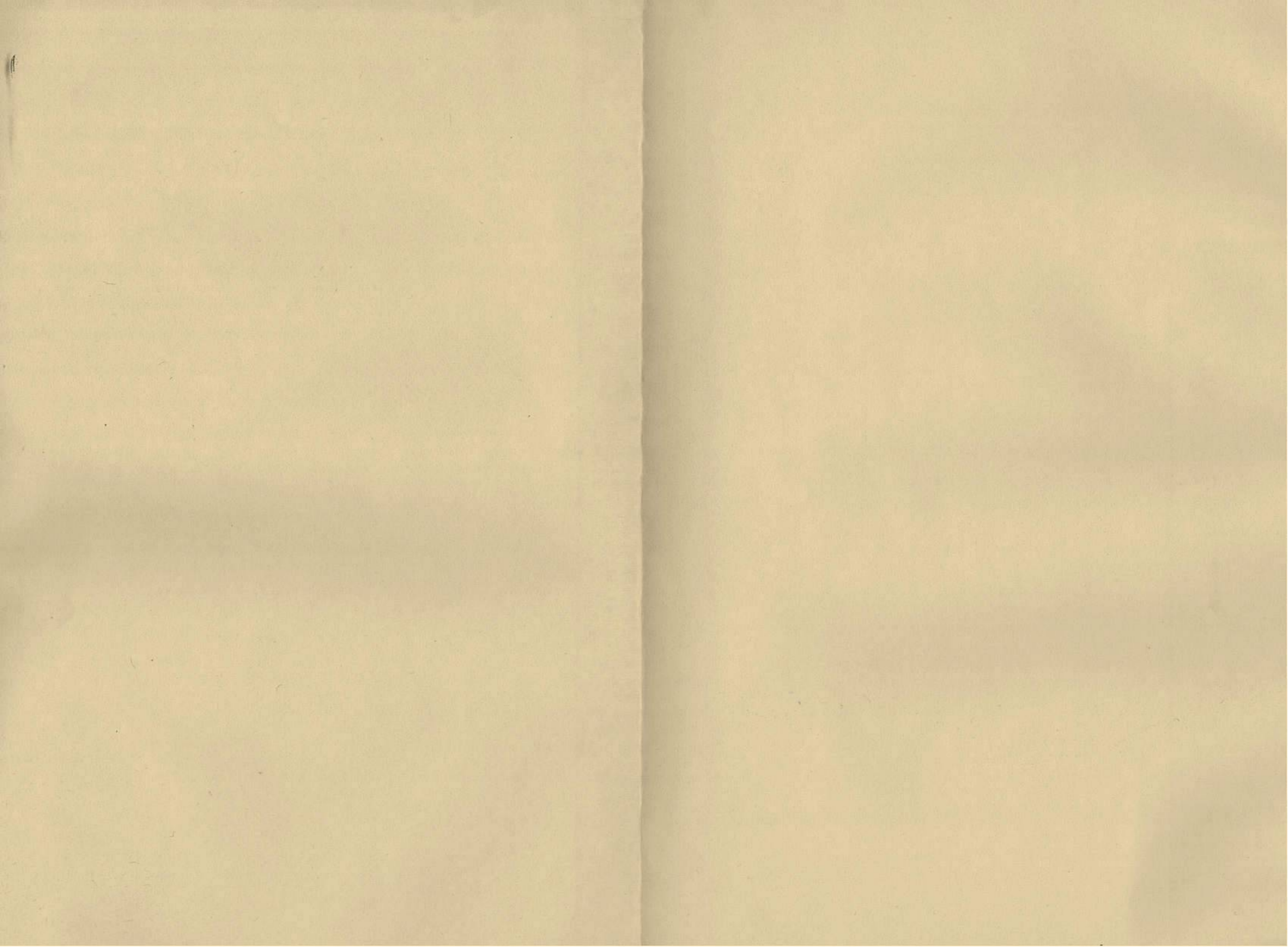


宋史

五十二



宋史傳

一百四十八之一百五十

百五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史三百八十九

開府尚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救修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恭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

四百字
列傳

傳一百四十八

王子溫

袤即脩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

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
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
墉正直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
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
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
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
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流
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
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
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

四百四十
列傳

傳一百四十八

二

王子溫

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
講累遷樞密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
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
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
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
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父繫囚者怨
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
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
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
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

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
討論悉付之衰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
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
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
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
徽宗子子爲祖而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
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
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
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一百四十八

三

王子溫

安詔君羊臣集議表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
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
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
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
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耳乞便
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
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
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俊表言
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
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孰議以俟

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袁權禮部侍郎兼同脩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院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袁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袁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一百四十八

四

王子溫

然一日論事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袁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袁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

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固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讀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大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

列傳
四百四

傳一百四十八

五

王子溫

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充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

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袁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

列傳

四百四十八

六

王子溫

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袁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

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

列傳
四百三十三

傳一百四十八

七

王子溫

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斐槩孫煇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惠日記千言爲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靺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

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棗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棗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一百四十八

八

王子溫

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

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十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雞豚鬻榻折產

四百廿六
列傳

傳一百四十八

九

王子溫

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搏帑緡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爲己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負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

鄙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培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褻廉恥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勵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

列傳

四百四十一
傳一百四十八

十

王子溫

願始終持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錫賚雖南帑封樁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袤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

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其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己賦試國

列傳
四百廿八

傳一百四十六

十一

王子溫

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

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一百四十八

十一

王子溫

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

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旣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

制比之踈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閑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
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窳而
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
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
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
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
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
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

列傳
四百卅四

傳一百四十六

十四

王子溫

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
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
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
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
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
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
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
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
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
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

適歲大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遏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爲式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

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

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蹙頰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䟽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

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徭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

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疑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仕進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果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

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祕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

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踈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列傳

四百三十一

傳二百四十六

十九

王子溫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旣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

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

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

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

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乃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峻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史三百九十

開禧儻言上柱國鑾國軍壽正相驛脩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宗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敵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

言

傳一百四十九

一

宋史

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溢其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

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少負竒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旣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爲彥古報仇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

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譖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
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
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
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
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
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
管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
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
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

劉翽

傳一百四十一

三

王大脚

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
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
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
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荅策惟
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
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
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
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
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
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

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

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觀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

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

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慮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慮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

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旣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

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常書
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
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
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第宰吉
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
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咸德之提舉
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
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俠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

剛齋

八傳一百四十九

七

王太師

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
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
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措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
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
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
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
忠謹脩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寃去苛斂寬民力上
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俱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
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
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

所論韓侯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鑄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

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天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微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

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表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雲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渚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

四百九

傳一百四十九

九

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渚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

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鞵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蒙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熿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聞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

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文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

上以城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錫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濠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正奉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

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惟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

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䟽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愈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

四百卅

傳一百四十九

十一

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御上擢為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字明年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道守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謙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祕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

郎王佐訟其寃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
念舊學命知漳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閣修
撰敷文閣待制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
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為非
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
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
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
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
不同或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
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復且言太宗問徵

晉書

傳百四十九

十三

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將越商
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
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
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
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
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
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
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閣門祗候蘇
曦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四年上表告
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文

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監治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

和傳

傳百四十九

十四

王太燭

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令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

撥經總制錢為縉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牆壁
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
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兼戶
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修
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
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
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
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
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

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
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
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
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
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
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
作賓考逋負稅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
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
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
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

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
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
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
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搏錢
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
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原竒邁危言摧
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
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封駁之

列傳

傳一百四十九

十六

司張綱抑令庶恩大經劾韓俱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
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宗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